

洛奇的音乐梦



宁波市首场管风琴音乐会。

许雄辉

8月24日，我市首场管风琴室内音乐会在宁波大剧院奏响，引来市民的热情关注，成为宁波音乐港建设的一个标志性亮点。

管风琴是世界上最早的气鸣式键盘乐器，体积大得惊人，被莫扎特称为“乐器之王”。笔者曾在美国一个景区公园欣赏过一次管风琴演奏。只见一台管风琴，占据了整个舞台的幕布，一人在台上演奏，音乐响起时，音量宏大，乐音在整个露天广场回荡，非常震撼。但这还不是最大的管风琴，最大的也在美国，由3.2万根琴管组成。国内某音乐厅有一台亚洲最大的管风琴，宽14米，高9米，纯重达40吨，琴管排列开来有三层楼高。这么大的乐器，就像我国古代的曾侯乙编钟一样，演奏的仪式感或许大过演奏的内容。

管风琴诞生于荷兰，流行于欧洲。早期多为教堂音乐所用。距今已有2200年历史。一般由一人演奏，还须一人或多人操纵鼓风机提供动力，方能奏响宏大的音乐。而近现代的管风琴融入了电子技术，现在我们看到的多是电子管风琴。演奏的方法虽然没变，但琴体体积已经缩小了很多。

宁波首场管风琴音乐会，用的正是电子管风琴，琴体虽说不上震撼但也像一个巨大的排箫，很是壮观。音乐会邀请了上海音乐学院知名旅英管风琴演奏家吴丹以及其他青年演奏家参演。演出现场那灵活的键盘与厚重的琴管发出辽阔而空灵的琴音，余音绕梁，给人以视觉和听觉的双重美感，让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宁波的乐迷们早就关注了这

场音乐会。不仅因为它是“一带一路”音乐活化上海海丝文化主题、宁波音乐史上第一次的管风琴音乐会，更多的是想亲眼看到管风琴演奏的“真容”。这场音乐会通过剧场和媒体网络直播，观看的人数突破了6万人。美国管风琴演奏家协会前任主席约翰·沃克特意发来贺电演出成功。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场在宁波建设音乐之城进程中堪有添砖加瓦之功的音乐会，虽然由江北区政府主办，但承办者却是一个民间音乐组织——洛奇音乐图书馆，而直接的操盘者之一是洛奇先生。

洛奇是一位乐迷的艺名，他的职业是医生，专业是中医推拿。他出生于中医世家，父亲行医60多年，至今80高龄仍在为社区医院服务。洛奇从小爱好音乐，参加工作后更是迷上了古典音乐。最早他对黑胶唱片情有独钟，收集了许多不同年代的黑胶唱片。2002年，他通过网络论坛结识了“宁波发烧友”中不少志同道合者，后来成为宁波青年室内乐团首席指挥的戚馨笛也是其中的一位。从开始相互交流、举办各类音乐沙龙，到黑胶唱片与CD的演示展示，他们的场所也成了宁波不少音乐文化人雅集的空间。2012年，他与戚馨笛一道，将各自收藏的共六千张黑胶唱片与一万张CD集中起来，设立了宁波市第一个音乐主题图书馆——洛奇音乐图书馆。在90平方米的馆内，除黑胶唱片和CD分门别类密密麻麻整齐码在靠墙的架子上，室内还摆放了音响播放设备，包括一台上世纪50年代的古董黑胶唱片机，一台现代黑胶唱机和松下古董级卡带机等。洛奇说，在这个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时代，听黑胶唱片更像是享受一种“慢生活”，当唱针划过黑胶唱片的纹路，古老的旋律悠然回荡，时空仿佛穿越

到上个世纪，满满的精神享受是曼妙无比的。

我多年前就认识洛奇，前几年曾经作为腰疾患者在他的诊室治疗。他一边做着推拿，一边聊起他的音乐梦想，他收藏的黑胶唱片，他的音乐发烧友朋友。聊世界著名音乐大师巴赫、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施特劳斯、肖邦，使我这个缺乏音乐细胞的人也颇受感染。不知是他的医术高明，还是他的音乐涵养带给我的美的感受，我当时很严重的腰椎毛病，二三个回合下来居然治愈了。于是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也找机会帮他推广他的音乐梦。还曾经协助他做过一场黑胶唱片音乐沙龙。2012年8月15日至19日，由我当时任职的报社等单位主办，东海岸电子音像出版社承办，宁波市首次举办的“海上丝路音乐节”在鄞州区的钱湖天地广场举行。邀请著名流行歌手中国“摇滚之父”崔健以及薛之谦、筷子兄弟等明星献唱。为给音乐节预热、营造氛围，在音乐节期间我策划了一场“黑胶情怀”音乐欣赏活动，请洛奇和他的团队在现场为大家介绍古典音乐之美。由于古典与流行的结合，明星与草根的结合，当时音乐节反响热烈，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盛况，至今让人记忆犹新。

如今几年过去了，洛奇的音乐事业越办越好，洛奇音乐图书馆得到了政府和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和支持，他们在宁波图书馆天一音乐馆开设的“针尖的音乐”黑胶鉴赏沙龙凝聚了众多的粉丝。自从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洛奇又想到了发源“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宁波的音乐元素。被誉为音乐活化石的管风琴，据说与最早的笙和排箫都有渊源关联，与7000年前河姆渡出土的陶埙、骨哨发声原理相同。于是他们联系了上海音乐学院，将管风琴介绍到宁波，为宁波打造音乐之城添砖加瓦。洛奇正竭力把自己个人的业余爱好服务于城市发展，让“小众文化”变为“大众产品”。

宁波正在推进建设“名城名都”，其名都内涵是建设东亚文化之都的书香之城、音乐之城、影视之城“一都三城。”宁波产生过许多中外音乐名人，像享誉世界的大提琴家马友友，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胡晓平，现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等等有60多位，宁波建设音乐之城有先天优势。然而音乐之城的建设最终目的还是为民服务让市民受益，它需要名家大师的顶梁大柱支撑，也需要群众文化的厚实基础，需要孕育音乐文化的肥沃土壤。而洛奇们是音乐之城得以实现的根基和土壤。可以预见，当洛奇的音乐梦想与城市发展融为一体，一个人和一座城的梦合二为一，梦想成真就为期不远了。



洛奇（右一）在他的音乐图书馆。

贺秋帆

74届威尼斯电影节近日收盘。本届竞赛单元共有20部影片入围，经过十天展映、投票，最后，童话气息浓郁的美国影片《水形物语》力擒“金狮”，以色列、德国和法国合拍的反战片《狐步舞》收取评委奖，导演奖和新人奖归法国泽维尔·勒格朗（家暴题材的《监护权》，一译《倾尽所有》），英国女演员夏洛特·兰普林凭借独角戏般的演出（《汉娜》）成为影后。金狮奖因其艺术品位的一贯追求，含金量足以比肩金棕榈。而在所有A级影展中，金狮奖对华语影片尤为关注。

国际电影节之父

威尼斯电影节创办于1932年8月，为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影展。其间因战事等原因有过中断，所以尽管已有85年历史，到今年才第74届。

任何电影节的成色，说到底有赖于历年获奖影片的历史地位。本文姑且将评委及红毯话题按下不表，只对威尼斯影展之过往作一番史学立场的评估，不妨将74届分成前金狮的第一阶段（1932-1948）、战后30年的第二阶段及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值得一提的是1934年的英国影片、纪录片鼻

陷。战后第二阶段，百废待兴，伴随电影工业技术上的演进（彩色和宽银幕的普及），电影艺术自身也迎来题材、三观的提升。1951年，黑泽明的《罗生门》金狮题名，揭开日本电影最浓烈的一波井喷，自此，东瀛映画步入佳作纷呈的黄金时代。

1952年的金狮归法国影片《禁忌的游戏》，此片以儿童视角呈现战争创伤，经长影译制后也曾在中国公映。片中音乐由吉他大师叶佩斯作曲并演奏，即是那首《爱的罗曼史》。1954年有四部影片斩获银狮奖，它们是美国的《码头风云》（卡赞）、意大利的《大路》（费里尼）、日本的《七武士》（黑泽明）和《山椒大夫》（沟口健二）。从影史层面看，那年的金狮《罗密欧与朱丽叶》反显得不值一提了。1955年的金狮、丹麦殿堂级大师德莱叶的《诺言》，将宗教题材的影像营建推向空前之境；1957年的金狮颁给了印度导演萨蒂亚吉特·雷伊的《大河之歌》，其为雷伊《阿普三部曲》的鼓与呼，比两年前《大地之歌》在戛纳的认可更进一步，威尼斯的世界眼光令人激赏。

1961年的金狮是法国导演阿伦·雷乃的现代主义镜像代表作《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其零叙事的格局及零身份的人设，迄今独树一帜。翌年，塔可夫斯基的《伊万的童年》为苏联电影捧得第一尊金狮，对于未来的电影

同于同一阶段戛纳长期以来对法国本土电影的冷落，威尼斯反倒对法国制造不吝奖掖，个中原委，亦引发人们许多遐想。1988年，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终于得到应有认可，《雾中风景》里关于天父及生命之树的巨大隐喻，遂获远播，成为学院派不可替代的解读教材。

1991年，《蒙古精神》成了最后一部得奖的苏联电影，而米哈尔科夫及其影像世界也终于借机广为流布。1993年，旅居法国的波兰导演基耶洛夫斯基的《蓝》获颁金狮。事后来看，这也是“时代三色”含金量之最。1994年，两部用时空错乱来表达叙事困境和人物宿命的杰作《低俗小说》和《暴雨将至》分别加冕戛纳和威尼斯，后者（马其顿导演曼切夫斯基）在批判性上更见其刀功火候。次年，金狮落入越南导演陈英雄的《三轮车夫》之手。1997年的北野武《花火》、新千年的《圆圈》（伊朗导演帕纳西）、2001年的《季风婚宴》（印度导演米拉·奈尔）得奖，也见出威尼斯对于亚洲一如既往的重视——这是连亚洲自己办的国际电影节都做不到的。2003年，萨金采夫以处女作《回归》夺金，标志着俄罗斯电影带着剧变后的人文思考卷土重来，8年后，索科洛夫凭借《浮士德》再下一城，评论界称之为“拍出了灵魂模样”。2004年的金狮奖归于英国影片《维拉·德里克》（迈克·李），一起非常时期的堕胎案，带出法律与人性的来回拷问，平静中凸显沉重。翌年，

叹息桥边数“金狮”

——威尼斯电影节漫笔



第一部获得金狮奖的华语片《悲情城市》海报



今年金狮奖影片《水形物语》海报

祖弗拉哈迪的《亚兰岛人》，这是继《北方的纳努克》之后又一个记录人类与大自然共存之悲壮杰作的杰作，尽管不无摆拍嫌疑，但对后世影响之深广则毋庸置疑。1938年得奖的是柏林奥运会纪录片《奥林匹亚》，出自希特勒御用导演里芬斯塔尔之手。剔除意识形态因素，此片与《意志的胜利》在运镜上的匠心已然成为纪录片的影像教科书。此阶段最显分量的一次评判当属1948年，劳伦斯·奥列弗编导、演的《哈姆雷特》众望所归，事实上也成为莎剧改编里迄今最高成就，翌年，此片由上影翻译片组配音后公映，改名《王子复仇记》，孙道临的幕后代言事实上也成为中国配音艺术的一个神迹。

秋水共长天一色

去威尼斯本岛必经一片泻湖，再过一段运河，左岸狭长一溜建筑所即是在丽都岛，每年九月，这里便聚集全世界的电影人。1971年，维斯康蒂拍《魂断威尼斯》，片尾海滩戏就是取景于此，片头火轮缓缓驶过的，便是这段丽都运河。战后以降，威尼斯的评判基本上吻合着“电影为严肃的艺术服务”的宗旨，若说有何倾向性，则在聚焦各国的电影实验者上，鼓励他们在手法独特、新颖上发力，即使不无缺

巨擘而言，这尊金狮意义非凡，也是冷战时期西方电影节自戛纳的《雁南飞》后对苏联电影的又一次褒奖。

1964年，柯静采夫的苏联版《哈姆雷特》和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的《马太福音》同获银狮，这年的金狮则由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荣膺。整个60年代，威尼斯甚至比戛纳更关注电影的“作者化”倾向。1965年，西班牙导演布努埃尔的《沙漠中的西蒙》获取银狮，两年后他的《白昼美人》获颁金狮，都是体现威尼斯影展历史上含金量的评判，后者对人类梦境之复杂性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展现，而手法却又简便到了极点。

第三阶段，别具慧眼

上世纪80年代，威尼斯继续关注影坛新潮流，1982年的金狮颁给了新德国电影的代表人物维姆·文德斯的《事物的状态》，次年对《芳名卡门》授以首奖，以表达对法国新浪潮主将达达历史贡献的一种敬意。1984年则把金狮颁给了波兰导演扎努西的《和平阳光年代》，以鼓励东欧变革时德里电影人的“道德焦虑”的思考。1985年颁给了法国导演侯麦的《绿光》，以赞许纯粹内心生活细节的镜像呈现。1987年的金狮毫无悬念地颁给了法国导演路易·马勒的巅峰之作《再见，孩子们》。不

则是李安的《断背山》问鼎，众望所归！

华语江山，如此多娇

华语电影首次擒狮是1989年第46届，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此片当年，属于首吃螃蟹之作，触及了曾经不可描述的畸零背景，所以仅凭它对政治禁忌的超越，就足以载入史册。据侯孝贤自述，原本只想拍一个黑道走私片，恰逢世事剧变，终于有机会涉及2·28事件，遂把背景提前了一代，“这是我的转折，之前我一直在拍我的成长。”

1992年，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夺标，巩固首夺影后，这是大陆电影的首个金狮。两年后，姜文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虽然只是由扮演马小军的夏雨为中国首夺影帝，但此片质量不输当届金狮。1999年，张艺谋凭借《一个都不能少》梅开二度，尽管如此，该片的批判精神比之于他的早期作品已然不可等同，结尾更是败笔。2006年，贾樟柯的《三峡好人》登顶，代表中国第六代导演在国际A级影展不再仅是陪客。翌年，李安凭借《色戒》再度擒狮，此片叙事之圆熟沉稳，文本层面的细节之考究，乱世中人的存在困境之呈现，均达到了李安本人的一个顶峰，这是他在好莱坞体系浸淫日久后所打造的一部心灵史诗，不愧为华语电影的魂魄、威尼斯的荣光所系。